

2006最具悲情色彩的网络连载
未来都市女性小说掌门的倾力之作

粉红知己

环佩叮当◎著

淡黄妻

听说忍三分钟 眼泪就可以不用掉下来

听说忍三天 爱情就可以若无其事

可是浩成哥 我们匆匆聚匆匆爱

一个月以后 我 还会不会快乐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2006最具悲情色彩的网络连载
未来都市女性小说掌门的
倾力之作

环佩叮当◎著

粉红知己 淡黄妻

听说忍三分钟 眼泪就可以不用掉下来

听说忍三天 爱情就可以若无其事

可是浩成哥 我们匆匆聚匆匆爱

一个月以后 我 还会不会快乐

I247.5
HPD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粉红知己淡黄婁/环佩叮当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5396-2867-7

I. 粉... II. 环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2218 号

粉红知己淡黄婁

环佩叮当 著

责任编辑:汪爱武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00×1000 1/16

印 张:12

字 数:15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96-2867-7

定 价:2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

01 粉红知己/001

一些疼痛不说时,没人知道。然而命运偏偏让丁浩成和岳靚再次相遇。面对越陷越深的挣扎,丁浩成发现面对岳靚他是如此无能为力。

02 淡黄的妻/016

叶槿梦到了一个哑巴,第二天她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哑巴,面对突如其来下岗的可能,她的心事遇到了丁浩成的冷漠,哽在喉咙里说不出口。

03 我可以爱你吗/031

那些花,那些香氛,是你吗岳靚? 丁浩成觉得自己在做梦,他们在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亲吻,互相爱抚。傻丫头,我什么也给不了你。为什么这样傻呢?

目录2

04 孤儿院的苹果树/0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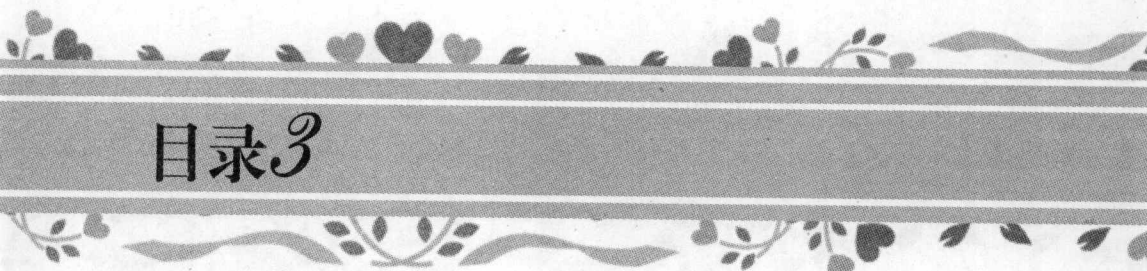
火车上的夜晚,苹果树,温暖的歌,这一切和那个具有艺术气质的雪人一样,只是场告别。

05 月亮爱浩成/070

丁浩成在梦里突然惊醒,他梦见岳靓越飘越远,他伸手想要拉,却没拉住她,急得一下醒来,开灯时,怎么都开不亮,他的心蓦地一疼。

06 不是冤家不聚头/085

丁浩成和朱婷婷,阿森和叶瑾,生活就是这样纠葛着向前。有些相遇是偶然,有些相遇却是必然。



目录3

07 沿海大道计划/097

丁浩成出色的执行力和领导力让朱婷婷对他的成见慢慢消失了。邓小平不是说过吗？不管是黑猫白猫，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。

08 叶瑾的新生活/108

像这个春天绚烂的红木棉，叶瑾的新生活开始了。历经了严寒后，这温暖让丁浩成和叶瑾倍加珍惜。

09 小姐心丽/121

心丽和丁浩成擦肩而过，她面带微笑应付着客人，内心的伤口却隐隐作痛，她终于还是逃了，逃向美美的身边。

目录4

10 陷入阴谋/132

是谁设的圈套似乎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了,丁浩成被免去了深南公司总经理一职。

11 飞走的木槿花/150

你怎么说话不算话,怎么这样就走了呢?你走了留下我和点点怎么办?我才要对你好一些,你怎能就这样走了?

12 完结也是开始/167

一个女人曾在一段感情里深陷两年,不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,可是,绝不是件可笑的事情。对于男人来说,这样的报复理由可能无法成立。

01「粉红知己」

One

谁也说不清丁浩成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感兴趣的。叶瑾对他当官后的各种转变深恶痛绝。丁浩成却不以为然,哪个男人不好色?不过喜欢女人是一回事,为女人丢了前程就不划算了,这点丁浩成是绝对清醒的,因此他和女人交往的大前提是不去惹麻烦,坚决不和女人拖泥带水。

他的女人有两种:情人和小姐。

情人听起来高级也高雅,但比较起来,情人更花时间和精力,先要确定她是不是玩得起放得下的人,像打太极拳,好容易你来我往上了套路,还得耗费很多心思去哄,而且你越哄她越娇气。

这阵子他和陈慧玲就处在冷战中。陈慧玲开始不满足他完事了就回家,她和丁浩成较劲,你要真爱我就陪我一晚上。

她这话是吃饭时说的。吃过饭,丁浩成突然说还得回公司处理些事情,所以只得让她自己打车回家。只要一晚上?好像丁浩成是个傻子,不知道有了一晚上就会要求更多晚上一样。

丁浩成干脆不睬她,晾她在一边想清楚。

十点多了,深南的街头还热闹得很,公交车站挤满了等车的人。深南大剧院门口又堵车了,南方的九月,天气异常闷热,困在车河里的人和车像人工养鱼塘里繁殖过剩的鱼,在缺氧的水面扑棱着头干着急。

丁浩成不着急,反正没地方去。他开着车绕着荔枝公园转大小不等的圈,正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回家,康弘的老王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,他和老王约好在兆景酒店停车场碰头,两人见面打了个招呼一起上楼。丁浩成进了他惯常去的紫薇苑,老王在里面待了一会就去单独活动了。





丁浩成歪在沙发上，拿着遥控器换来换去，找不到想看的台。门外有些响动，过了会妈咪带了十几个姑娘走进来，要在以前，丁浩成很喜欢这场面：姑娘们化着或浓或淡的妆，燕瘦环肥香喷喷地站成一溜，脸上堆着笑等他青睐。他可以肆意地打量她们，像面对着一篮子水果，拣最养眼的挑。

今天他被陈慧玲扫了兴，这时依然提不起兴致，他对妈咪说，你叫心丽来吧，小姐们扫兴地走了出去。

心丽是“兆景”的红牌，他来“兆景”不一定找心丽，心丽也不吃醋。他就喜欢她的高傲劲，不缠人。

心丽推门进来，黑色的长裙，高挑的身材，杏眼上一抹桃红带出几分妖艳。心丽扫了他一眼找了个舒服的位子坐下来，昏暗的灯光照着她的肌肤，有些细润的光泽。丁浩成不出声，她也不说话，自己倒了杯红酒，往里面丢了颗圣女果。

丁浩成觉得她最近又瘦了些，正准备问她有没有生病，还没开口又进来一个女孩，心丽看了看进来的人，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。

“先生，能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？我找心丽说几句话，就几分钟。”女孩好像怕他拒绝，强调着几分钟。

她的声音触动了他记忆里某些东西，丁浩成的身体似乎比他的记忆更熟悉这个声音，就像回到了某个最适合的磁场，也像严寒之后气候终于回暖，非常惬意。他猛地坐直身子，那女孩也怔怔地看着他，眯了下眼睛。

“岳靚？”

“浩成哥。”女孩脱口而出。

丁浩成看了眼心丽，心丽知道他的花花肠子，眨眨眼睛，朝他做了个鬼脸走出去，岳靚忙追了出去。

丁浩成站在门边等她，他知道她一定会回来的。

几分钟后他们就坐在兆景酒店的田园咖啡厅了，他也不问岳靚，给自己点了杯咖啡，为她点了一杯芒果汁、一份香芋冰淇淋，这些都是岳靚小时候喜欢的口味。

喝着饮料，两个人静静地打量对方，都觉得有些陌生。

“真是女大十八变，差点认不出来了。”

岳靓穿着蓝色小T恤，牛仔裤，扎着马尾辫，微笑地看着他，熟悉的笑容让他记起了分别的那个秋天。

那年春天岳靓的父亲岳成死于车祸，不到一年，她的母亲也查出了子宫癌，临死前，她不放心的孩子，写信给抚育岳成长大的孤儿院院长，希望老院长能在她死后接岳靓过去抚养。

老院长接到信赶来时，岳靓已成了孤儿，院长抱着伤心的她红了眼圈。那段时间岳靓住在丁家，分别那天，她哭得眼红红的，一直拉着浩成的手不放。他安慰她：“我会给你写信的，放了寒假我就去看你，接你回来过年。”“你保证？”“我保证。不信我们拉钩。”岳靓伸出手，他钩住她的小手指，认真地拉钩。

他到现在还记得火车开动时岳靓抽抽噎噎地冲他直挥手，“浩成哥，你一定要记得给我写信啊！”

开始，他们通过两封信，后来丁浩成写去的信总是盖上“查无此人”章被退回来，两人也就失去了联络。

“好像没有那么多问题了，安静多了。”丁浩成笑，岳靓也笑。

丁浩成曾是她最缠的邻家小哥哥，他家五个孩子，包括两个女孩子都有些怕岳靓这个“问题儿童”，不但多动而且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。只有丁浩成从不厌烦，愿意这条小尾巴跟着自己不断地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：太阳为什么是圆的？那圆为什么叫做圆？为什么你是男的我是女的？

想起岳靓以前的问题，丁浩成笑了，当年可是让他很难回答的。

这些年的经历一幕幕泛起，岳靓觉得有好多话要和丁浩成讲，一个人时她总在心里和他说话。现在两人面对面，却不知从何讲起了。

“对了，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？”丁浩成问。

岳靓想起刚才的情形笑了。丁浩成看到她的笑容，暗地里松了口气。想到自己十五年后，竟是这副形象在岳靓面前出现，有些不好意思。“都是些应酬。你不来吧人家说你看不起人。不说这些了，说说你吧。这些年过得好吗？就没什么要和浩成哥说的？”

丁浩成的话让岳靓的眼睛笼上了一层水汽。她不让自己想下去，只是说：“你猜猜。”

丁浩成正要说话，手机响了，老王大概这时才知道他离开了。电话那



头不知在问他什么，丁浩成含糊说着“好”。合上手机他呵呵笑着，在老婆面前他从没觉得花天酒地有什么不对，在岳靓面前却很不自在。

“还是我告诉你吧，我在民政局传染病防治中心工作。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这些小姐。”岳靓有意岔开令丁浩成不自在的话题。

“什么工作不好做，做这个？”丁浩成皱起眉头。

“最开始我们也是找结了婚的女同志来做，可是她们很反感这些小姐，小姐们也反感她们的说教，做不下去。后来就想女孩子和女孩子可能好沟通些，我们登报招聘，应聘的人不少，但一听说是做这个工作，没有一个肯做，只有从内部考虑了。

“找我谈话时，我也是犹豫过的，倒是后来接触了这些小姐，慢慢地不觉有什么别扭了，她们并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样坏。”

丁浩成的心忽地跳了一下，岳靓小时候的模样出现在他的脑海。这些年丁浩成常常会想起她，不知她现在好不好？他常常为当年没留下她而责备自己。此时看着岳靓坐在对面，年轻，活泼，总是带着笑容，轻声细语地只为别人设想，让他心疼。

她有二十七岁了吧，也不小了，不知有没有男朋友。经历很多女人，他看得出来她的青涩，有人爱她关心她吗？

“丁爸爸丁妈妈好吗？哥哥姐姐们呢？”

“你是怎么来的深南？”

“最近有没有回应城？”

岳靓问了很多人的近况，他们一起回忆从前，他们是彼此童年里的影子，无法剥离。

还是那间酒店，只不过从 KTV 换到了西餐厅，只不过面对的是个叫岳靓的女孩子，丁浩成忘记了他今晚来兆景酒店的目的，岳靓的电话响起时，他们还有很多话来不及说。

“靓靓，你在‘兆景’还是哪里，我五分钟后路过，你要在‘兆景’就快下来，免得又要挤公共汽车。”朱婷婷打来电话。

“我是在‘兆景’，可是……”

一听她“可是”，朱婷婷就来气。她不知说了多少次，要岳靓换份工作，岳靓总是当作耳边风，没日没夜地和那些小姐泡在一起，而且还没落

个好，真是脑子有病。

“你就别‘可是’了，五分钟，快下来。”

朱婷婷的声音大得足够让丁浩成听到，岳靓抱歉地笑笑。

丁浩成问：“和朋友同住？”

“是啊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丁浩成想留她再坐会，看看时间快十一点了，这话就没说出来。岳靓和他告别后，走了没两步就小跑起来，还好她穿着跑步鞋，不然真担心她摔倒，酒店的地板那么滑，她又急急慌慌的。

丁浩成看着她的背影消失，又坐了会才叫服务生买单。

岳靓回到住处，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影集，翻看从前的照片。照片里有他们两家的合影，有老房子，有丁爷爷，有她和他。算算浩成哥今年三十五岁了，不知他娶了个怎样的妻子，有孩子了吧？

岳靓这才想起她不止忘了问这些，他们甚至忘了问对方的电话。“傻瓜啊。”她骂自己。

刚才还听得到隔壁传来的响声，现在安静了，婷婷应该睡着了。岳靓用手摸着爸爸妈妈的照片，照片的纸有些冷，手指摸在上面凉凉的。她一遍遍摸着亲人们的脸庞。好孤单啊！

这样的感觉，十五年不曾有过了。丁浩成也想不到这么多年后，竟会和岳靓在离家乡一千两百公里外的深南遇到。他开了车一直跑到南头关口，才掉头回家。到家时，叶瑾已经睡了，厨房里还开着灯，微波炉里照例放着一碗老火汤。

丁浩成根本没有食欲，只是不吃的话，这碗消夜没准会成为新的导火线，他很不情愿地转动微波炉热汤。叶瑾其实没有睡着，听着他在厨房里吃消夜，好像又在客厅里待了会，但直到他洗完澡上床睡觉，也没和他说一句话。

Two

要在以前岳靓不会这么早回家的，她的工作计划总是排得满满的，只是最近她太容易累，不得不早些收工。她回家时婷婷还没有回来，躺在床

上看了半日书婷婷才回来。

婷婷没像往常那样进她的房间聊会儿天，岳靓看看时间不早了，也就关了灯睡觉。睡得迷迷糊糊时觉得房间里有响动，“是你吗，婷婷？”岳靓边问边拉开灯。

朱婷婷还穿着白天上班的紫色套裙，坐在床沿上，一脸眼泪。

“怎么了，和孙南吵架了？”岳靓问。

朱婷婷还是不出声，只是哭出声来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朱婷婷哭得急，断断续续地叫她的名字。

岳靓突然明白，看来她是知道了。早知道就不去中心医院了。去中心医院只是想着赵四明在那当医生，可以走个路子，不用排队。最近有些不舒服，她只是去检查一下让自己放心的，没有想到真查出病来了。

那天赵四明把她介绍给姜医生后就回去上班了。

姜医生三四十岁的样子，很和蔼，和本地病人讲当地方言，和外地病人讲普通话，尽量避免和患者间因语言障碍造成误诊。岳靓坐在姜医生对面，心里有些紧张。

“怎么了？”姜医生问。

岳靓有些不安，她看着姜医生，注意到她的牙齿有些往外暴，但笑起来时，眼神特别和蔼。岳靓很喜欢她的笑容，她觉得自己忐忑的心情在她的笑容里慢慢平静下来了。

听了岳靓对自己症状的描述，姜医生看了她一眼说：“做个涂片筛选吧。”

“姜医生，你怀疑是什么病？”

“目前还说不上来，先做个检查吧。”

姜医生边说边开出了检验单。等到岳靓拿到化验结果已是下午了，她对着单子上的加号心里的不安更加重了。

“岳小姐，明天有时间吗？你得复检一下。”

岳靓的心蓦地一沉，简直不想再查下去了。赵四明却一直催她，实在催不过了，她对自己说：“逃避也是没用的。”就定下了复检时间。

查完这项查那项，一天跑下来，岳靓累得不行。姜医生看完报告先打内线找赵四明，赵四明在外二做手术，值班护士听的电话。姜医生就问岳





靓在深南有没有亲人。

“我是孤儿。”岳靓已经猜到几分。

“姜医生，我在这世上已没有任何直系亲属，有什么你就告诉我好吗？我知道真相，才能安排好自己以后的生活。”岳靓看上去很平静，只是放在桌子下的手有些微微地发抖。

“未婚的女孩子患这种病的很少，你是子宫癌。”

姜医生看着她，岳靓努力朝她笑笑，“是早期还是晚期？”

姜医生叹口气，“你来得太晚了，晚期。”

作为医生她也很怕面对这样的局面。癌症就是这样，初期不痛不痒，等你有知觉时，往往已是晚期，回天无力。

“我还剩多少时间？”

“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可能还有一年时间。具体还要看治疗效果才能知道。”岳靓松了口气，“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。”

姜医生有些不解地看着她。

“我妈妈也是死于子宫癌，她发病半年就去世了。”

姜医生看着这个不幸的女孩子，不知怎样安慰她才好。

岳靓有些埋怨赵四明，答应不告诉朱婷婷的，怎么还是说了。其实赵四明答应过岳靓就后悔了，岳靓太好强了，她这时候是需要人照顾的。“婷婷别哭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岳靓像小时候一样拍着她的背安慰她。

“总是说没事。被人骂得狗血淋头说没事，被人打得在医院躺半个月也说没事，这次命都要没了，还说没事！”

婷婷说不出是生岳靓的气还是生命运的气，反正就是气和恨。从小她就是外向的性格，每次岳靓被人欺负，出头的一定是她。但是只有她知道，如果没有岳靓，她这只纸老虎是撑不起来的。

岳靓转移话题，“婷婷，我见到浩成哥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婷婷一时间也忘了难过，激动地说，“快说说看，什么时候，在哪碰到的？天啊，浩成哥啊！”

浩成哥的形象，随着岳靓反复的描述，在两个女孩子的心里都已经成为最美好的记忆。岳靓有短暂的迟疑，因为她知道婷婷的脾气，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实话实说。



“前天晚上在‘兆景’的KTV,他看起来是心丽的常客,很奇怪以前怎么没碰到他。”

朱婷婷吃惊地张大嘴,无法接受这么大的转变。她和岳靓不同,她有爱憎分明的个性,是就是是,非就是非。

“不管怎样,他都是我的浩成哥。”岳靓见她这副表情笑了。

Three

丁浩成想办法拿到了岳靓的电话,从拿到号码的那刻起,就想给她打电话。他对自己说哪怕只听听她的声音。每次拨了几个数字,总是停了下来,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。

一个星期,两个星期,这天做了半天思想斗争,还是打了电话。电话接通后,他迟疑着没有说话。

“你哪位?”岳靓问,电话里只有轻微的呼吸声,等了会她猜:“浩成哥?”

丁浩成在电话这头笑了。“有空吗?带你去吃拉面。”

岳靓有些为难,她手边的事还没做完。

“还在忙吗?告诉我你在哪里,我来接你。”

“还是改天吧,我不知要忙到几点。”

丁浩成会很多讨好女孩子的话,可是他无法把这些话说给岳靓听。

“那好,改天了,你忙吧。”

挂了电话,他心里一阵轻松,又有些失落。他想靠近岳靓,又想远离岳靓,真的不知怎样是好了。

没想到半小时后岳靓打来了电话。他到达时岳靓已经坐在约好的酒店大堂沙发上等他了,看着丁浩成好容易才从大堂经理那里脱身,心知他也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丁浩成开车从人民南路钻进小巷子,绕了半天才找到那家面馆。不起眼的店面,沿街停了不少车子,看来都是慕名而来的。

“吃东西其实不用去那些名气响、档次高的酒楼饭店,还是这样的小店有特色,等下你尝尝看。”丁浩成放下菜单说。

“呵呵，锦衣玉食，香车美女，浩成哥的日子过得不错嘛。”

丁浩成也笑：“今晚是锦衣玉食，香车无美女。只有个麻烦得要命的丫头。”

岳靓就四下看。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我找镜子，看看我是不是真长得好看。一天到晚听人家叫我靓靓姐，还以为自己真是个美女呢。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个麻烦得要命的丫头。”岳靓轻笑。

“你这丫头。”丁浩成拿起筷子敲了下她的头。

面条送上来时，岳靓很是欢喜。大大的青花碗，筋道的面条，上面还撒了翠绿的香菜、葱花。小碟子里配面的菜也是岳靓喜欢的口味，她边吃边叫好吃，一碗面吃完，她脸色红润，细密的汗珠都渗了出来。

丁浩成吃得很少，他一直看着岳靓吃面，心里暗笑：“她还是那个贪吃的小靓靓嘛。”

“好饱。”岳靓感叹。

“还有葱油饼和南瓜饼呢。”丁浩成慢悠悠地说，“吃吧，你又不胖，不像那些成天嚷嚷要减肥的女人。”丁浩成安慰她。

岳靓看着小藤篮里摊着的两张饼，犹豫着伸出了筷子。她现在要是吃太饱，胃会很难受，可是，她又不想让浩成哥失望，难得这么些年他一直记得她喜欢吃这些。

回到家，岳靓还在叫太饱。朱婷婷问：“吃了什么好吃的这么饱？”

“拉面、葱油饼和南瓜饼。”岳靓说。

“还以为吃了什么好东西呢，就这些你也能吃这么饱？”朱婷婷很不屑，她的饮食口味偏西化。

“靓靓，是不是赵四明请你吃的消夜？”朱婷婷觉得岳靓今天的兴奋劲有些特别。

“不是。别瞎猜了。”

“丁浩成？”朱婷婷问。

自从那日知道丁浩成已不是从前的浩成哥后，朱婷婷不再像以前一样叫他浩成哥了。



岳靓不做声。

“真是他。不是和你说过要离他远远的吗？”朱婷婷很生气，毫不客气地说。

“每个人都有很多面的，婷婷你总是只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。”

这是她和朱婷婷最大的不同，由来已久了，两个人谁也没法说服谁。朱婷婷正要反驳，岳靓突然脸色变得苍白，汗珠大颗大颗地滴下来。正满室走动消食的她，赶快找个椅子坐下来，手撑住胃直吸气。朱婷婷也顾不得别的了，凑过去问她是不是很痛。

“要不要止痛片？”她找来止痛片和水，岳靓摇头，她现在还不想过分依赖药物。

等到疼过了，岳靓朝着朱婷婷笑，后者红着眼圈瞪了她一眼。

第二天，朱婷婷在上班时间特意打电话给岳靓，还是那句话——离丁浩成远点。

Four

有些挣扎是越挣陷得越深的。丁浩成就面临这样的局面。他觉得自己像是陷入了满是淤泥的海滩，只能静静地等待未知的一切，无法挣扎，无从抗拒。不是他没有努力，他努力过。那个晚上后，他竭力克制想要见到岳靓的冲动，可是，他还是失败了。

这半个月他拼命地麻醉自己，白天在期货中大笔地买进卖出，狠赚了几笔；下班后他赌马，找女孩子，会情人。只是以前让他沉迷的种种，再也提不起他的兴致了，他甚至在一次性行为中突然停了下来，把陈慧玲弄得摸不着头脑。坚持得很累，不想再回家听叶瑾的风言风语，他干脆在酒店长住。

这晚他买了心丽的钟，也不外出，丁浩成坐着发呆，心丽一边嗑瓜子一边观察他，丁浩成就喜欢她这点。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在身边而不想一个人待着，又不想有人吵他。

心丽嗑瓜子很有耐心，嗑完一包，她站起来拍拍手：“我回去了。”

“再坐会，急什么，等会我送你。”丁浩成留她。

心丽只得又坐了下来，一脚把垃圾桶踢到茶几下面。瓜子嗑得口渴，